



文学卷

18

总主编 / 卞孝萱
本卷主编 / 于景祥

体物浏亮

赋的形成拓展与研究

● 许洁 著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百科·文学卷⑱

体物浏亮—— 赋的形成拓展与研究

许 结 著

辽 海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体物浏亮:赋的形成拓展与研究/许诒著.-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1.1

(中华文化百科, 18. 文学卷/于景祥主编)

ISBN 7-80649-993-8

I. 体… II. 许… III. 赋-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855 号

总 序

我们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发明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文物古迹，在科技上有许多重要的创造发明。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将近 4000 年。从秦、汉时起，中国就是统一的国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分裂是变态的，而统一是正常的。这表现在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中国是一个拥有近 1000 万平方公里的伟大国家。

中国是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为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的统一、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现在，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和衷共济，中华民族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旗帜，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情感广泛渗透于哲学思想、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心理素质、社会观念、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之中。因爱国主义而集合了民族凝聚力，焕发了全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青少年要抓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遵照这一指示，辽海出版社组织编写了大型丛书《中华文化百科》。这套丛书分为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科技、综合6卷，共100册，每册10万字左右。参加写作的，有年逾花甲的教授，也有风华正茂的博士、硕士，是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读者对象主要是大学和中学学生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各界人士。因此，内容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立足于知识性和可读性，兼顾到理论性和学术性。在写作过程中，除了依据原始资料外，又吸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爱国主义是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对此，要普遍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出版《中华文化百科》就是面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形式。这套丛书，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发展历程，了解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了解先辈们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了解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过去，有助于理解现在，展望未来。我们努力使这套丛书成为广大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读物，感染熏陶，潜移默化，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培养爱国主义感情，提高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觉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

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文化，是新世纪的伟大工程。我们全体编者、作者有幸能为这一工程尽微薄之力，感到无上的光荣和无比的快慰。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指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编 者

2001年3月

目 录

总序	1
引言	1
一、义类错综 穷形尽相：性征与体类	1
1. 释赋义	1
2. 赋的渊源	5
3. 赋的体类	20
4. 赋的题材	38
5. 赋艺特征	63
二、文律运周 日新其业：化成与流变	79
1. 斫榛辟莽化成光大的上古赋	80
2. 缘情拓境体物求声的中古赋	92
3. 诗文交变复古生新的近古赋	110
三、辞成炼核 动合规矩：理论与批评	132
1. 赋论历史鸟瞰	132
2. 赋的批评形态	156
3. 赋学理论范畴	178

引 言

在1998年10月中国南京“第四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与会议筹备组同仁拟定的会议主题是：（1）辞赋历史与批评之展开；（2）20世纪辞赋学研究之回顾与展望。立此课题，意出多层：第一，赋体文学自战国迄晚清历时二千余年的发展史，兴衰隆替，内涵丰富，有必要进行全面的探究与思考。第二，与赋的创作史研究相比，目前对赋的理论批评史研究比较薄弱，宜为重视。第三，20世纪为我国政体、文化巨变之时代，赋学新批评亦迥异于古贤，然其历经百年递变，可谓沧海桑田，成败得失，值得深切反思。第四，居世纪之交，学人回顾历史，重在展望未来，赋学研究的会通创新，将决定新世纪本学科发展的走向，交流切磋，自多启迪。合此数端，重点在赋创作与理论并重，古老学问与现代意义交通。这是本世纪最后一次赋学会的主旨，也是我撰写此书首先思考的问题。

饶宗颐先生在《辞赋大辞典·序》中说：“赋以夸饰为写作特技，西方修辞术所谓 Hyperbde 者也；夫其著辞之虚滥（Exaggeration），构想之奇幻（Fantastic），溯源诗骚，而变本加厉。”^① 这从修辞学看待赋创作现象，可谓知言。然赋乃我国古代文学中一特殊体裁，在古典诗歌、散文、戏曲、小说诸文

① 霍松林主编《辞赋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体外独树一帜，观其介乎韵文与散文之间、且既音节浏亮又汪洋恣肆的创作特点，则势必结合赋“体”起源与赋“文”至汉极“一代之盛”的经纬时空，进行探究。关于赋体的起源，历来有“诗源说”、“辞源说”、“散文说”、“隐语说”、“俳词说”、“综合说”等，其观点不同，然研究思路基本是两条：一是努力寻求赋这一体裁形式特点的最初来源，一是立足赋这一体裁完成后的文本（尤其是汉赋）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探讨其渊源。前者在探讨赋体起源本始意义上较为准确，但因文献的亡佚和时间的隔膜，很难求其本真；后者由文本出发，根据所存文献线索寻其蛛丝马迹，往往凿凿可考，但却头绪纷挐，致生游离探源本义的“综合”之说。缘此，赋体渊源问题仍是学界不断有所发现、不断有所追寻的课题。比较准确地解释这一问题，对赋的体类、题材、特征的研究，是不无裨益的。而认识赋的特色，又必须关注汉赋的完形与成就，这也是汉赋至今仍为赋学研究热点之要因。元代虞集有云：“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① 其言“文章”当包括汉代大赋。至清人明辨赋体，云“一代之所胜”于汉专取其赋，^② 近人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承其说，直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种说法确实标明了赋作为汉代文学主要样式以及至汉而铸就赋艺高峰的意义，但其偏颇，则在如明代复古派文人“唐无赋”说，抹煞了赋体文学在汉以后的发展与流衍。所以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晋、唐以降赋

① 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三引虞集语。

② 清焦循《易余龠录》卷一五。

创作本事、艺术努力钩沉显微，达于宏观整体之风貌，以明其“文变染乎世情”^①的时代特质，尤为必要。其如对赋之体类的认识，不关注赋创作因时而变的发展，是不能深入了解赋体自身由“骚赋”到“散赋”、“骈赋”、“律赋”、“文赋”衍替历史原因和艺术理论的。

辞赋家在中国文坛上是继无名氏的《诗》三百篇创作后崛起的第一代文人，并占据了楚、汉文坛的主导地位，因此，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自觉，首先是以辞赋创作为鹄的。然而考察赋学的理论批评历史，显然又呈现出早熟、中衰、晚盛的发展轨迹：汉晋赋学理论（如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曹丕、挚虞、陆机、成公绥、皇甫谧、萧统、刘勰等文学史家对辞赋的批评）→唐宋时代供士子考试之需的《赋谱》类的指导作赋的书籍（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评谓“陈陈相因，最无足观”的格律手册）→明清赋学批评（尤其是盛清时代出现的《赋话》类著作）。根据这一线索，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汉晋赋论引领起诗、文批评理论的兴盛；二是赋话则为继“诗话”、“文话”、“曲话”等后出的批评形态。论其因，当追溯赋体异于其他文体特征的包容性与依附性。清人黄承吉云：“古今文章体制之变迁不一者，惟诗为綦多；而境地之变迁不一者，则惟赋为至广。”^②正因为赋在总体上的容纳特征，古人制赋并不单纯作为文学创作，而是兼括天文、历数、生物、地理、心理、历史、语言、艺术、宗教等知识，综合运用，以经世致用，以观覩才学。这也就相对制约

①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范文澜注本。

② 《梦陔堂文集》卷六《金雪舫文集（赋钞）序》。

了赋论的发展，使其在魏晋以后远不及那些针对性强的如诗、词、曲等文体受文学理论家关注。同样，由于赋创作的包容性，当批评家从狭义的文体理论辨识和评判“赋”时，则因其体性模糊，又看到了赋的依附性。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以及章实斋论赋“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①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由赋家的创作实践出发，于其体性相对依附诗歌或散文的认知。古代赋话长期依附于诗、文话乃至清代方自立，即为一典型例证。缘此，近代学者对赋论的研究亦相对薄弱，所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赋论的发展历史，研究其批评形态与理的仓范畴，以及探讨两千年来赋学研究自身的价值特色，是非常必要的。

《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有“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赋迹”说与“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心”说，陆机《文赋》区分诗。赋艺术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些针对赋体自身特色的评价作为赋学批评自觉的先声，深深地启迪着当代学人的思考。20世纪的赋学批评虽历经坎坷，然其取得的新成就，却得益于以会通超越的精神，摆脱历史的羁缚，接受旧赋学之精华，尤得新文化土壤的滋养。

赋为“古老”之文体，又为“年轻”之学科，它的累累硕果，已为未来赋学研究铺垫了如砥之途。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叶瑛校注本。

一、义类错综 穷形尽相：性征与体类

赋作为一种文体名称的出现，大约在战国年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说，荀子有《赋篇》之作，可以推知。而屈原以楚地文辞兴新诗之体，与赋相将，继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①至汉人参以散文体势作大赋之篇，蔚然大国，赋体文学的“体物而浏亮”、“极声貌以穷文”的特征渐成文学史家之共识。然稽考赋体之产生与早期之发展，歧义颇多，未衷一是，阐微发明，当始于“赋”本义与延伸义之解析。

1. 释赋义

在先秦典籍中，“赋”字的出现初在赋税制度，本义为赋敛。许慎《说文解字》释“赋”云：“赋，敛也，从贝，武声。”段玉裁注：“《周礼·大宰》：‘以九赋敛财贿。’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此明周制赋敛财贿，政归大宰，即按田亩征赋收税，以供朝廷政事所用。邦国亦有赋敛之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谓“简公在上位，罚重而诛严，厚赋敛而杀戮民”，即责赋敛过重，民不堪负。所以《尔雅》谓：“赋，量也。”邢昺：“赋税所以评量。”而“赋”之敛取，起初专指“军赋”，与“税”特指义不尽相同。

①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论语·公冶长》：“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昭公十二年之“赋车籍马”、“赋皆千乘”，皆言军事。继此义者，如《汉书·刑法志》：“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又《汉书·食货志》云：“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此将“赋”“税”区分，“赋”仅以敛取车马甲兵诸实物和规定兵役为内涵。然段玉裁谓“班之亦曰赋”，同取古义。从语言学考虑，“赋”由敛取反意为训作赋予意；^①从情理而言，朝廷邦国敛财目的，在赋予所用，故亦含有“班”（颁分）的意思。如《周礼·宫正》注“若今赋冬夏衣”；《汉书·哀帝纪》“皆以赋贫民”；《汉书·翼奉传》“赋医药”等，均作分给、颁发、给与解。而赋作“班”意，在古籍中又有“布”、“敷”、“铺”诸异文，这是古音韵学字声同而义通的缘故。如《诗·大雅·烝民》：“赋政于外。”《商颂·长发》：“敷政优优。”《左传》成公二年：“布政优优。”又，《诗·大雅·烝民》“明命使赋。”《传》曰：“赋，布也。”《诗·大雅·常武》：“铺敦淮渍。”《释文》：“韩诗作敷。”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三下云：“赋、布、敷、铺，并声近而义同。”其“赋”“布”“铺”“敷”诸字“声近而义同”，皆取铺陈义。

由敛取反意为训而生的铺陈义，虽与文体之“赋”隔膜甚远，然“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②的训诂，却引起古代赋论家的思考。挚虞《文章流别论》云：“礼义之旨，须事以

① 按：先秦语言反意为训例甚多，如《书·泰誓中》：“予有乱臣十人。”孔颖达疏“《尔雅·释诂》：‘乱，治也。’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即“乱”反训为“治”义。

② 《释名·释书契》。

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诸说均将赋内涵“敷”、“布”义及同声通用之现象与“赋”体铺叙特征结合，作出与“立名”有关的解释。尽管将赋税之“赋”与文体之“赋”通合在本义上尚有窒碍，即如从文学创作着眼，铺叙之法非仅“赋”之专有和“赋”并非专一铺叙，难得正解，但是视铺陈、敷布与赋体存在一定联系，实由古人对《诗》三百的认识转换而来，故亦未可轻忽其内在的合理性。取与文学相关的视角释“赋”，先秦典籍呈示的是赋与《诗》之关系这一意层。概举其要，约有三端：

一曰作诗之义。如《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又僖公五年：士刳“退而赋曰：‘狐裘龙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又闵公二年“许穆夫人赋《载驰》”；同年“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文公六年“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等，都属作诗称“赋”例。至于前引所赋之诗是否有成篇，或在原诗基础上略作改动，说法或异，但从所赋之词与当时史实吻合之处，是可以看出创作的意义。

二曰诵诗之义。先秦诵（赋）诗言志，《左传》所录最夥，于存诗传诗贡献亦最大。^①如襄公二十七年载“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赵孟请郑国七位卿大夫赋诗言志；文公十三年郑伯道

① 清人劳孝舆撰《春秋诗话》汇集《诗》分五部分：一，赋诗；二，解诗；三，引诗；四，拾诗；五，评诗。劳氏云：“《传》中多轶诗，皆左氏拾而出之者也。虽然，风雅之坠地久矣。左氏体圣人之志，传《春秋》以继《诗》之亡，则三百十一篇皆拾也。”按：左氏以史学观记录春秋之世“赋诗”之风，于存诗贡献尤矩，未可轻忽。

逢鲁侯，赋诗互答以寄意，皆为典例。又如《国语·晋语》载“秦伯赋《采芣》，子余使公子赋《黍苗》”等，亦属赋诵《诗》之成篇，系朗诵成诗，且“断章取义”。关于赋诗即诵读诗篇，起义较早。《国语·周语》载邵公对厉王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韦昭注：“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墨子·公孟》云：“歌诗三百，诵诗三百。”这里并举“歌”与“诵”，实春秋时外交酬辞中或集会宴享时借诗言志的两种方法。考《仪礼》之《乡饮酒礼》、《燕礼》，歌诗伴奏乐器有笙有瑟，《左传》襄公十六年“歌诗必类”，即指此。也就是说，与“歌诗”相对的“诵（赋）诗”，是无需乐器伴奏，抑或在没有乐器的场合借诗言志的一种方法。^①《汉书·艺文志》所云“不歌而诵谓之赋”，即承“瞽赋”义而来。

这种“赋诗”之义，“或造篇，或诵古”，^②在先秦属于“借诗赋命”，亦即“借诗言志”，^③乎无疑的。

三曰“六义”之一的“赋”。此义见《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至汉代《毛诗序》始称“诗有六义”，“赋”居其一。而郑玄注《周礼》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乃汉人的解释，《周礼》所称“六诗”究竟是“体”（诗体）“义”（作用）“法”

① 按：“歌”与“诵”两动词倘非特定含义，常可互称或连文。《汉书·朱买臣传》：“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亦疾歌。”参见曹虹《“不歌而诵谓之赋”考论——关于赋体定义的一点厘清兼及传统文体论的得失》，载《第一届先秦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② 《左传》隐公三年孔颖达疏引擲玄说。

③ 朱自清《诗言志辩》。

(方法),尚在龙蛇间,故与赋体之关系亦颇悬隔。

上述《诗》与“赋”字的三方面关联,作诗一项与赋体形成意义不大,后世推阐甚少,诵诗之法与六义之一倍受关注,成为历代赋论家探讨赋体形成的两个聚焦点:一是“不歌而诵”,是否暗含我国诗歌由原始“声诗”(诗乐舞合一)向注重文辞、意义之“诵诗”演进的线索,并成为赋体形成于文学总体发展过程的契合点?二是“赋之言铺”,这种对六义之赋的解释实际上形成了从“赋”字的“铺”、“布”意到“赋”体的铺陈的转换,其间从词义的发展衍化是否能窥及某种本质特征,且通合于赋的表现功能?这关系到赋体形成的渊源问题,是值得重新思考的。

由“赋”的敛取义反训为“铺”、“敷”、“班”、“布”,是先秦典籍呈示的赋本义,其与《诗》的结合以及向赋体的演变,实已经过转换进行的意义延伸。至于字义训诂可知赋本义能否直视为作为文学创作之赋体的本源,因古文献的散佚和文学艺术自身发展流动的复杂性,遽难断割,另当别论。

2. 赋的渊源

对赋体文学的起始、发展与衰落,我曾以“兴于诗而亡于诗”一语概括,^①由此考虑寻求赋这一体裁形式特点的最初来源,我是“诗”源论者,亦即广义的“诗”源说。^②同样,针对赋这一体裁完形之文本,尤其是汉赋所包含的思想、艺术去

① 详拙文《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

② 按:狭义的“诗”源说是专指赋源于《诗经》的观点。

探究其渊源，我又是“综合”论者，^①因为我考虑到一种新文体的完形必然是对诸多文学因素的吸纳。也许缘于中国古代文化哲学主流是“体用不二”，^②文学批评之文体论亦呈“体兼众制，文备多方”的多元特征^③，其落实于汇流甚众、分支较广的赋体尤其如此。这也决定历代学者探讨赋体渊源各持异见。为求得相对合理的解释，有必要先对诸家赋源说主要见解作些梳理与考辨。

(1)《诗》源说

持《诗经》为赋之源的学者，大抵均推尊汉人的两段言论：一是班固的“赋者，古诗之流也”。引见《文选》卷一《两都赋序》：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

① 详拙文《论汉赋文化机制的多元性》，载《赋学研究论文集》，巴蜀书社1991年版。

② 熊十力《新唯识论（壬辰删定本）赘语和删定记》云：“夫用者体之显，用外无体，故即用而识体。”深明中国哲学“体用不二”之义。引见《熊十力论著集之二》，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③ 按：“体兼众制，文备多方”系南朝萧子显自评赋体文《鸿序》语，载《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显传》。